

凌济编

黄裳手稿五种

醉泉醉溪绿苔
不是湖楼浪得
幸得一醉看红袖更
倾城
至十年六月湖上得成小诗
凌济先生正 黄裳



齐鲁书社

卷五

貴州平陽五種

五

凌济
编

黄裳手稿五种

晴窗醉後錄
不是湖樓浪得左為此水
幸拚一醉看紅袖
傾城
三十年前游湖上得成小詩
凌濟先生正 黃裳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裳手稿五种 / 凌济编. — 济南 : 齐鲁书社, 2014.9

ISBN 978-7-5333-3169-6

I. ①黄… II. ①凌… III. ①黄裳 (1919 ~ 2012) — 手稿
IV.①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8302 号

黄裳手稿五种

凌济 编

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ilupress@126.com

营销中心 (0531) 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16

印 张 11.5

插 页 2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3169-6

定 价 89.00 元



黄裳先生像

落叶时节忆黄裳（代序） 周晶 /1

写在前面

对父亲说 容洁 /6

外公 刘丰德 /9

编者的话

为一代名士喝彩 凌济 /11

黄裳手稿

第一种·夜读书记 /15

第二种·滇游日记——从昆明到大理 /27

第三种·暑热草 /77

第四种·“光棍”的诗集 /98

第五种·来燕榭书跋一束 /106

目 录

目 录

黄裳信札、题笺

致冯亦代、黄宗英 /115

致江澄波 /116

致吕浩（文泉清） /117

致吴小铁 /120

致周晶 /121

致周雷 /132

致荆时光 /133

致赵晓林 /137

致凌济 /138

致黄俊东 /146

黄裳著作书目编年 /147

后记

黄裳先生走了 /174

落叶时节忆黄裳（代序）

2012年9月6日傍晚，当我像往常一样，收看上海东方卫视的《东方新闻》，忽然从荧屏下方的滚动新闻中看到了一条令我不敢相信的噩耗：“著名散文家、藏书家、一代报人黄裳5日晚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享年93岁。”直到我张大眼睛，又重看了两遍这条反复播出的新闻后，方确信黄裳先生真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二天一早我即赶到单位（齐鲁书社），与总编辑一起拟定了本社唁电，连同自己的悼辞“惊悉我敬仰并一直给予我和齐鲁书社大力支持的黄裳先生仙逝，不胜悲痛，谨请代我向黄先生亲属表示诚挚的哀悼和慰问”，通过手机短信，一起发给了与黄裳先生及亲属关系密切的上海友人，请他转致黄裳先生故乡山东出版人的深切悼念之情。

倏忽间黄裳先生逝世已两个多月了，这期间，由于我迄今不会上网查阅有关信息，只能从今年为读黄老文章而订阅的《东方早报》（近年来黄裳先生在此报发文颇多）和友人寄赠的《开卷》等报刊上阅读有关的纪念文章；自己也不时取出有黄裳先生题识手迹的著作来如对故人；还整理出黄裳先生的部分书信，有数十封，借以从已成浮光掠影的记忆中，去搜集并写出自己心目中的真实的黄裳先生。然而由于时间久远，虽百感交集，却只能就记忆所及，写出与黄裳先生交往的片断，作为迟到的纪念。如今已是深秋，寒冬逼近，落叶纷飞，遍地金黄。不由地想到往年我编《藏书家》时，曾为黄裳先生连载《来燕榭书跋》设一专栏《书林一叶》，而今人去叶落，不胜惆怅。

我有幸与黄裳先生相识并交往是由于一个偶然的时会。1982年秋，我应邀到江苏淮安参加“《西游记》学术研讨会”。会前，我曾到上海办事，在福州路上海古

籍书店访书时，买到北京三联书店新出的也是黄裳先生在“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本书话集——《榆下说书》，等赶到淮安时，新书已读大半。会议期间，未想到黄裳先生与王辛笛、潘际垞两位先生也短暂与会，令我喜出望外。中间休息时，我将带到会场上的《榆下说书》请黄裳先生签名，记得黄裳先生当时怔了一下，接着便欣然在书前护页上题写：“为周晶同志题并请指正。黄裳 一九八二·十·七 淮安。”不知不觉间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了。

记得“文革”前，我从中学生直至入伍，曾读过黄裳先生撰著的《论水滸戏及其他》、《西厢记与白蛇传》及校理的《玉簪记》，是他著作的一位热心读者；“文革”后又从新创刊的《读书》及其他报刊上读到他的书话、游记类作品，一直为他融汇文史、博通古今、纵横驰骋、挥洒自如的文风所吸引，读他的散文，读他的书，犹如品味精美的文化大餐，可获得精神上的美好享受。而从此以后，我有幸从黄裳先生的一位读者，转变为具有读者、编辑双重身份与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学者交往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每到上海，必去拜访黄裳先生。黄裳先生在陕西南路的居所可谓闹中取静，每次从旋转楼梯上到三楼，总是黄裳先生应门。印象中的黄裳先生不善言谈，但在他的眼镜片背后，却总能感受到他睿智的目光。黄裳先生话语不多，曾有两三次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他那些在“文革”中被劫掠去的藏书，至今仍有许多书没有按政策退回。他在给我的第一部书稿《前尘梦影新录》所写的《前记》中，对“文革”所谓“按照‘政策’没收我的全部藏书”仍心有余悸，留下了终生的心灵上的伤痛。

然而说起黄裳先生藏书，我倒想起一件往事。在认识黄裳先生一两年后，有一次我去上海，正赶上上海古籍书店举办古旧书展销会，人头攒动，在二楼长桌上有一部衬页上写有黄裳先生的长跋的古书待售（写此文时未找到当年日记，书名版本已记不清，只记得标价800元，在当时属高价），在二楼楼梯口，适与也来书市参观的黄裳先生邂逅，他对满腹狐疑的我说，这部旧藏是他早年为换米果腹而散出的，不在“文革”抄没之列。而我后来无意中却真的得到一部恐怕是他“文革”中被抄没散出的书。那是1996年岁末，也是一个偶然的机，我从上海古籍书店以廉值意外地淘得一部黄裳先生旧藏（书前没有黄裳先生藏印，却钤有“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物清退小组图书退还章”二朱印，我是黄裳先生《清代版刻一隅》的责编，对此二印太熟悉了；书后有黄裳先生朱墨二段题识）——清末木活字印本《补篱遗稿》

八卷四册。不久，我将此淘书奇遇函告黄裳先生。他回信说：“您所买我的旧藏书，不知何以流入市肆，旧藏零散者多矣，我亦不能道其种种，可为一叹。”（1997年5月14日信）

黄裳先生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济南书肆见过一厚册大方型本白棉纸印晚明木刻版画集《东方三大图》，是明代徽派名刻工镌刻的东海、泰山和孔子的所谓“东方三大”图画，180多页，嗜爱明代版画作品的他与这部晚明版画巨制失之交臂，一直耿耿于怀。黄裳先生嘱我在济南帮助探访此版画集的下落。后来，我从济南著名藏书家张亦轩先生那里，获悉此《东方三大图》后被章丘某氏购得，之后又下落不明。我即函告黄裳先生，迄今却留下一部明版画集是否尚存留人世间的悬念。

黄裳先生《清代版刻一隅》问世数年后，黄永年、贾二强两位先生编纂的《清代版本图录》也出版了。关于二书的区别，黄裳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指出：“此书（《清代版本图录》）……意在求备，而不弃通常书本，我的‘一隅’则反是，所求几尽是不常见者。黄君对‘珍本秘笈’颇有微词，而斤斤于‘代表性’者，此即与我著书用意最大区别所在，亦不可代替‘一隅’之要点也。”（1997年5月14日信）由此也可见黄裳先生的藏书理念和旨趣。

当然，不管是拜访黄裳先生与之交谈，还是在长期的通信往还中，黄裳先生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山东现代著名学者、作家如王献唐、王统照、李广田等先生著作整理出版的关心和重视，要我帮助寻找已出版的他们的著作。甚至到2009年，还“忆五十年代初我参加老根据地访问团曾过济南，抽暇访山东图书馆（按此处黄裳先生记忆有误，应为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献唐先生时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得晤王献唐先生，得观馆藏，临别以一油印本《由渝迁返善本书目》（油印本）见赠，其中颇多佳册，如士礼居跋藏本等”（2009年6月□日信），对故乡，对乡贤，仍一往情深。同时，黄裳先生对山东的文化建设，对齐鲁书社出版工作也高度关注，倾力支持，并以自己的著作能在山东出版为荣。现摘录几段他读我赠齐鲁书社所出新书的感受：“惠赠（王）献唐先生遗书四种，甚谢。此四种书皆尚未上市，得快先睹，尤以为快也。印数甚少，赔本必多，对贵社此种从事文化积累不计盈亏之精神，极为佩服。”（1986年9月17日信）“惠赐渔洋精华录注（《渔洋精华录集注》）两册，谢谢。此亦乡贤著作，少翻阅。见校订精审，至佩。”（1993年6月30日信）“海源阁目（《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两册亦收到，谢谢。此目编制甚善，材料丰富，向所未知，因为亟亟求之。今得惠赐，少加翻阅，始知其佳。

……
落叶时节忆黄裳（代序）

铭感无既。”（2005年5月15日信）……当黄裳先生《前尘梦影新录》在齐鲁书社出版后，又从我的去信中“知《一隅》（《清代版刻一隅》）列入今年出版计划，甚幸。……《新录》（《前尘梦影新录》）承印出，想赔累不少，至今不安。总之，贵社能为出版学术书尽力，在今日自属难得，我是山东人，能得出书于桑梓之地，亦幸事也”（1991年1月15日信）。

在我二三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能认识黄裳先生，能组到反映他高深的版本学造诣并沁透着他一生藏书心血的《前尘梦影新录》和《清代版刻一隅》这两部重要书稿并为之出版，自认为是莫大的幸事。特别是在我从策划到编辑《藏书家》的十多年时间里，他不顾年高体弱，一直给予我真诚的鼓励和支持，他的《来燕榭书跋》几乎与前十六辑《藏书家》相始终。每当他来信说“抄不动了”，或在电话中说想中辍一两辑连载，我便以“读者要看”或乡情“要挟”他，不久老人的抄稿（复印件）又寄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虽有些歉然，但仍会感动得热泪盈眶。

新世纪之后，黄裳先生的《前尘梦影新录》、《清代版刻一隅》又在外省重新出版，前书还是仿原稿线装影印，黄裳先生都不忘将此新版二书签名赠我，足见黄裳先生即使对晚辈也是平等相待，重情重谊。

记得2012年9月7日上午，我与黄裳先生长女容洁女士通话时，她曾说，黄裳先生对他能在晚年“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实现了其一生中一大心愿，很高兴，念念不忘。黄裳先生曾来信嘱我阅他发表于《收获》杂志上的《还乡日记》。中国有句老话，叫“叶落归根”。我想在这落叶时节，黄裳先生在天之灵，当会如归根的落叶，仍眷恋桑梓，魂归故乡。

附记：2012年9月6日《东方早报》在文化版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出石剑峰的长文，较详细地介绍刚逝世的黄裳先生的生平事迹，其中有一段专谈“黄裳”笔名的来历：“黄裳之名的得来缘由有两说，一是艳说——与黄宗英有关，说他当时是有‘甜姐儿’之称的女明星黄宗英的忠实‘粉丝’，有天忽发奇想，以‘黄的衣裳’之义取了‘黄裳’这个笔名……另一说是容鼎昌的中学同学、黄宗英的哥哥黄宗江自述，说是当年他爱戏，容鼎昌遂跟他说唱戏得有个艺名，于是便自作主张地帮他起名‘黄裳’，可黄宗江觉得这个名字太过华丽……没用，没想到，后来这名字倒成了容鼎昌的笔名，且一直叫到恂然老者。对这些说法，黄裳都一笑置之，似乎未见肯定，亦未见否定。”就此，我借这篇纪念文章之后再提供“黄裳”此笔名的第

三说。

黄裳先生在济南有位老同学、老朋友，叫蒋仁渊，是民国时期曾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儿子。在黄裳先生《还乡日记》中被称为“C”：“C是我的老同学。先是在重庆的学校里，后来在昆明、在印度，我们都在一起。他是电机系的教授，但喜欢看佛经，至今还是单身，就这样一个人独居着。在昆明，在南京，我们都是游侣，曾跑遍了许多名胜遗迹。这次来山东，也多半是出于他的鼓动。”但多年以前，由于屡不见蒋先生复信，黄裳先生有些担心，便来信（使用少用的彩印笺纸）委托我代他去探望蒋先生。几经打听，我在原山东工业大学（现已并入山东大学）经十路宿舍找到了蒋仁渊先生。他当时已80多岁，又矮又瘦，虽已耳有点儿聋，但健谈。谈起黄裳先生，他滔滔不绝。据他讲，黄裳先生年轻时也爱说话，否则，他如何做记者？关于“黄裳”这一笔名，蒋先生说，因为在抗战后期，在云南，他与黄裳先生给盟军当翻译官，都穿着黄色军装，所以黄裳先生使用“黄裳”作为自己写作的笔名。我对此说法颇感兴趣，便急忙写信向黄裳先生报告蒋先生平安，同时，也将他老同学所说的“黄裳”笔名由来的说法向他求证，不想黄裳先生复信时对此一说不置一辞，“未见肯定，亦未见否定”，给后人留下一待解之谜。

关于蒋仁渊先生，据他讲，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便来济南在这所工科学学校执教，但由于他是跟蒋介石逃到台湾的蒋梦麟之子，其命运便可想而知，凡有“运动”，他必是“斗争”、“打倒”的对象。为不累及妻孥，他终身未婚，他的遭遇远比黄裳先生坎坷。我邀请他为《藏书家》写篇关于黄裳先生的文章，他笑着谢绝说：“已拿不动笔啦！”他记忆中的许多有关黄裳先生的故事，没能被挖掘出来，很可惜。他曾对我讲，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有生之年到台湾先父墓前祭奠一番。不久，蒋先生因病住进医院，神智不清，不认人了。据悉，2012年上半年，蒋先生已经辞世。到临终，不仅他唯一的心愿无法实现，而且连当年同穿黄军装当翻译官的老同学也不知是否能预闻？唉，命运多舛的他们那一代人！

周 晶

2012年11月30日写讫

2013年1月19日补定

写在前面

对父亲说

每日晚饭后，到了给父亲打电话的时间，便坐在电话机旁，不知做何，一种空寂之痛压在心头。没有能够在父亲最需要自己的时候陪伴在旁的愧疚，紧紧缠绕着我，久久不能松开……一只淡咖啡色的蝴蝶扑打着玻璃窗，我猛然一惊……那是您吗，爸爸？

装一盆子父亲喜欢的水果，摘一串院子里树上结的红豆，点上两支清烛，对着父亲慈爱的脸，我又和父亲促膝交谈了……这回，都是父亲听我说。

“爸爸，一路上走得还好吗？爸爸关照我说走时要穿布鞋……脚上的布鞋好使吗？那是李济生伯伯女儿给您买的。”

“爸爸，见着妈妈了吗？我天天为您祷告，求让您和妈妈团聚在安乐园里。爸爸，找到妈妈了吗？”

爸爸关照我把爸妈的骨灰拌在一起，撒入大海，我还没有办这事。原因一是撒骨灰要到民政局登记，等待有船出海的通知；原因二是我仔细掂量了爸爸的话，是爸爸不想给后人添麻烦。我选了一个上好的双穴盒，让您和妈妈住在一个屋檐下，待我和容仪老了，跑不动了，就按您的意思，把您和妈妈的骨灰拌在一起，撒入大海。

“这事这样办，行吗？爸爸满意吗？”

爸爸关照我说遗容化妆要好一点儿。爸爸化的是淡妆，爸爸的脸虽然凉，却是软软的，很安详，像是在睡觉中……

爸爸穿的是五月里新做的呢子裤，我为爸爸生日买的新衬衫，一件浅灰色薄羊毛衫，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外衣，爸爸外面穿的是一件两年前我买的还没有穿过的新呢大衣。

“这样行吗？爸爸喜欢吗？”

爸爸的告别仪式没有登广告，还是来了百十人和无数的红玫瑰、白玫瑰、紫罗兰……人们从报纸和电视新闻中得知爸爸过世了。巴金家的人、巴金研究会、巴金故居、《文汇报》都来人了。爸爸的朋友来了不少，多是文化圈中人物，也是爸爸的粉丝，因为我不认识，很多脸和名字对不上。

“爸爸都看见了吗？还有亲戚朋友的第二代，爸爸看见了吗？”

爸爸曾说希望有两个漂亮女儿站在左右。爸爸是得了两个女儿，只是平平，不如妈妈漂亮。那天为爸爸告别仪式站门的是 W.W.R. 和 W.W.X.，容仪童年玩伴中最漂亮的两位大家闺秀，50 岁开外的她们除了美丽，更有气质。

“由她们给来客配发鲜花，爸爸高兴吗？满意吗？”

爸爸交给我的写着“珍贵”的照片袋子，我小心珍藏了。M 将老照片做了翻拍，用一些照片配上儿子的钢琴曲，制作了一个追思爸爸的 CD。爸爸的告别仪式上没有哀乐，奏的是约翰·巴哈贝尔的名曲《D 大调卡农》和儿子写的《在雨中》，伴爸爸上天堂、去乐园找妈妈。爸爸的告别仪式上也没有黑纱，来客人手一支红玫瑰送爸爸。

爸爸问过的遗照，用的是放大的金相框中爸爸满脸笑容那一张。陈村拍的？陈子善老师喜欢这一张，我也觉得这一张比我准备的要好，就用了这张照片。

“爸爸都觉得合适吗？满意吗？”

爸爸告别仪式上的对联是小陆灏和爸爸的朋友们精心反复推敲的：

榆下燕归来，顾曲谭书，才华不数黄荛圃；
纸上鹤飞去，多能富学，笔力堪追周会稽。

“爸爸喜欢吗？好吗？”

9 月 11 日，举行爸爸告别仪式那天一早，我收到了邵燕祥先生快递寄到的三首悼诗，苍劲秀丽地书写在一大张棉纸上。匆忙中我用大牛皮纸衬托一下，让斯文细心的小胖捧着，拿去了告别厅。

“爸爸还记得小胖吗？给爸爸推荐了阿姨的小胖。”

在爸爸的告别仪式上由陈子善老师致了词，由李世文先生朗读邵燕祥先生的三首悼诗：

千里怀人兼葭苍，年年白露露为霜。

黄裳远胜九秋菊，毕竟书香名亦香。

八十五龄不言老，九三大去忒匆忙。

笔挟风霜犹可畏，华年曾历死生场。

晚岁欣然拾落红，锦帆相忆已朦胧。

复兴杂文还兴讼，多谢先生第一声。

“爸爸听见了吗？这悼诗已经满世界载上网络了。”

“爸爸看见了那满屋子的鲜花吗？”

“爸爸听见了我在爸爸的告别仪式上致的答谢词吗？合适吗？好吗？”

“爸爸，我在网上看到那么多纪念爸爸的文章，甚至有许源来伯伯儿子的文章，许多的其他好文章，我会给您一篇篇地念的。”

.....

半夜，院子里的风铃忽然低沉地一声，“当——”空旷回响，那是您吗，爸爸？

父亲曾经说，这世界上哪里有“孝子”？“孝子”乃是孝敬自己的儿子。这话一语中的，中了我，也中了父亲。

容 洁

2012年11月20日

写在前面

外公

外公在家中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平常和家人的交流不算多。他喜欢的书籍是我们家庭其他成员平常很少接触的，也几乎不太过问，因此，外公和我们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但他的朋友来看望他时，他讲话就多了。这也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和对书籍的喜爱，每次他都能和他的那些朋友们聊得很投机。朋友来看望外公时，家中的宠物猫也经常当起小主人的角色，它不惧怕陌生人，经常会来客厅和客人们打招呼，是个很好的氛围调和剂。

我在家中的时间里，每天晚上六点会准时去外公房间通知他吃饭。晚饭通常从六点吃到六点半，晚饭过程中观看东方卫视的新闻节目。晚饭后，外公去书房稍微待会儿，然后七点出来观看《新闻联播》。有时猫咪会坐在外公腿上一块观看电视，比较温馨，这情景我还有照片能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黄裳与猫

平常周末，我们家庭成员四人会去外面餐馆吃饭。外公对餐馆的要求很高，无论对菜的质量、餐馆的环境、价格都有着特殊的要求。相比菜的质量，他更看重环境和价格，因此在餐馆的选择上需要谨慎，吃得不好外公会很不高兴。同样，外公在外吃饭过程中也不太爱讲话，除非是和朋友一块吃饭。

外公是个追求生活品位的人，就像前面说的，他对餐馆的质量，还是对名表的选择，都是追求高质量、高档次的，喜欢潇洒地花钱，当然这也是因为他稿费赚得多的关系，毕竟钱赚了总是要花的嘛。同时，外公是个喜欢新奇玩意的人，除了手表，还对数码相机、“苹果”相关电子产品感兴趣。虽然他不会玩，但也会要求拿过去给他看看，还顺势在屏幕上划一划。

高三的时候，我在语文文言文阅读方面也经常会去找外公咨询。比如文言文加点字含义、句子翻译之类的，外公也会细心解答。但他有时也并不对标准答案完全赞同，两者的答案会出现矛盾，有时外公一笑了之，有时却会对答案的解释感到愤怒。此刻我会想，如果能让出题的考官站出来和外公就文言文的标准答案解释来个正面商讨，应该是件有趣的事情。

外公还是个热爱足球的人。听说他年轻时曾经还是校足球队的，老年的他也是经常在电视上观看足球，无论是大型的世界杯还是平常的小比赛，观看足球的频率和次数不亚于观看京戏。

以前每到周末想睡个懒觉，外公都会早上八点准时在隔壁的房间打开电视吃早饭，每每都会被电视机的声音吵醒。现在的周末虽然能睡懒觉了，但也只能偶尔在梦境中与外公相见。记得有次在我早晨睡醒之时，能够清晰地记得刚才在梦境中，我搀扶外公从门外三楼走廊走到一楼出去吃饭或者干其他的事，这也是以前周末我经常做的。

刘丰德

2013年6月22日